

引用；增殖；根莖般

文 | 吳初喻

譯 | 徐詩雨

在人類世中想像水

開場白 / 奎 (Kwe)

開頭是藍色的。一陣水流，或風，或聲音廣播上的靜音，或另一種行星呼吸。我們的目光從天空往下落到一片沙灘上，散落著浮木。火在其中一個堆中燃燒。在水中，現在：一個女人因濕物質而增加重量——她濕透的運動衫、牛仔褲，大海的幾乎成形的波浪就像濕漉漉的床單。水看似強大，持久。跌跌撞撞，有些掙扎，她設法站了起來。這個女人看似堅強，也很執著。她從漆黑的大海中拖出一個裝滿水的桶子。

她跨過破碎的樹枝和海灘垃圾，而這些勞動元素的聲音逐漸消失。桶子很重。更近一點。她像是從深井汲取能量，並咕噥了一聲，將桶裡的東西扔向你。你可能會期待渾濁的海水與你相遇，但屏幕上卻流淌著粘稠的深紅色。你定看著她的輪廓，當她背對著你離去，讓你待在螢幕的這一側，大部分是乾燥的。或許，你看看你的手。它們是乾淨的嗎？

藝術也可能是一個水體，我們可以用它來調整我們的身體並加以描述。雷貝嘉·貝爾莫爾 (Rebecca Belmore) 是一位阿尼什納比 (Anishinaabe) 行為藝術家，而〈泉源〉(Fountain 2005) 是一個單頻道錄像置，連續循環播放約兩分半鐘。你可以在電腦上從貝爾莫爾的網站觀看，但在畫廊裡，影像被投射到一個四米乘三米的屏幕上，這是一堵流水牆。最初在 2005 年威尼斯藝術雙年展的加拿大館展出，它提出了關於身體與水不可分離的問題，在那裡——這裡是一個原住民婦女的身體，具身性不能被認為是理所當然的。「不用明說」，理查德·威廉·希爾 (Richard William Hill 2008 : 69) 寫道，「這血將會被解讀為潑灑在加拿大臉上、暴力殖民歷史的象徵」。但這種血水也是一張羊皮紙：身體在身體上，在身體上，在身體上。對貝爾莫爾來說，表演是關於她的身體。她指出：「透過我的身體，我可以陳述歷史問題，眼前的問題，政治的問題。」對於貝爾莫爾來說，儘管「表演是非常個人的」(Nanibush 2014 : np)，她的身體也被一個過去所撕裂，並且是殖民政治的安置處與渠道，既先於她，又跟隨她，並聚集了她。她的具身性也不止於此。這 (哪個？) 血水做為一個水體，合併了，一遍又一遍地。

—— Neimanis，2017，水 (群) 體：後人類女性主義現象學，London: Bloomsbury，第四章

我們正在這裡開啟一個入口。

在這裡，
有個人受到 Rebecca Belmore 的啟發。
他們使用自己的身體作為訴說泰雅族故事的場域，
他們的傳統領域在五零年代被淹沒在石門水庫之下。

遷徙到下游的他們，
在一個颱風來臨之際，

無法逃開臨時洩洪的水流，
許多生命與家屋被帶走。
於是他們再度遷徙，
到一個遙遠的海岸。
塑膠工業所需的化學工廠，
排放出的鎘毒害著他們的身體與土地。

正義的叩問，
藉由 Civas Tahos 身體重新述說。
他們就像番薯葉一樣鮮活，
根莖般的祖母，
沿著遼闊深遠的海洋延展。
不過在這裡，
在池塘中央的土地上，
他們攜帶了一個水的容器，
水滿溢。

而在挑高天花板房間的角落，
你可以看見他們的作品在白牆上，
螢幕上播放著影像，
三件彩色的攝影，
一件紅色淤積的繪圖，
還有三件黃土製成的陶笛。

感謝 FEELed Lab 與 女性主義環境人文夏日學校，
我以棲居在我的生理上、心智上、關係上、文法上的掙扎為榮。
我知道，如果在被你們燃起的覺醒火焰中幾近消逝，
這些掙扎將轉化為所有的塵世中的生命，
當水持續地流轉、流轉，再流轉，
在不同的身體們之間。

我們在這裡打開一個入口，
獲知先祖的過往、當下與即將萌生的，
當今日的水正在改變，流向未知。
我們獻出我們的聲音與身體們，
用不同的想像與水共存，
知行合一。